



“啊,落叶,哪里去了,没有悲伤,没有烦恼,悄悄投入大地的怀抱,滋润着绿色的后代,培育出含笑的花苞。”听着熟悉的歌声,看着操场上的片片落叶,不觉想起小时候满世界接树叶的时光。

小身板儿还背不动框头时,就拿着一根丈把长的铁丝,一头弯成个小孔,塞根木棍儿进去,用夹剪拧紧。一大早就起来,踩着深秋的霜,跑去小树林儿串硕大的杨树叶。连续串个几十枚,一捋到底。再继续串继续捋,每见到一片落叶横七竖八躺在地上,都兴奋地喊上一嗓子,仿佛发现了一堆宝贝。一根铁丝串到仅剩手抓的一小段,才肯拖着回家去,一路走一路歌,头上冒着微微的热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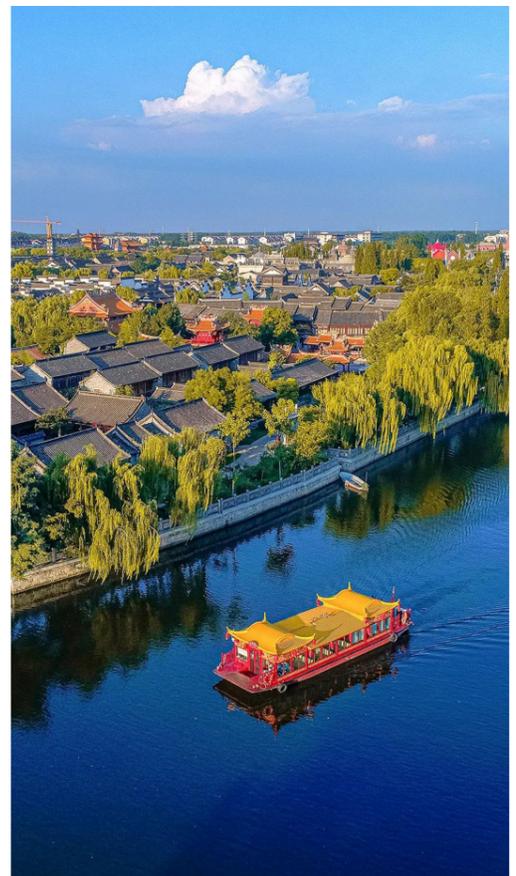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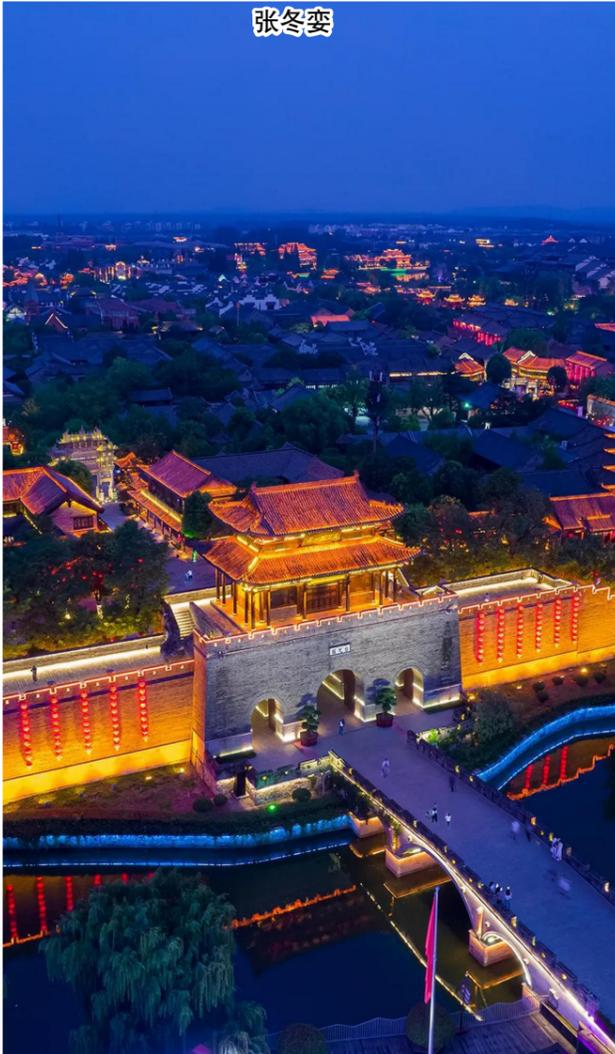
等长大一些了,就该背上框头跟着姐姐和哥哥一起去杨树林接树叶了。那时,因为家里缺柴烧,孩子又多,家家都备着好几个框,既有竹筐,也有柳条框。框宅子有高有矮,有粗有细。讲究的人家儿,有大小中三种框头,我家只有大的没有小的,五六岁的我,只好背个中不溜儿的,框宅子都快比我高了,走起来“哐哐哐”的,走一步就坎一下屁股蛋子。本来个头就小,再加上这么个累赘,没一次不被落下的。为了多装东西,每个框头都拴着一根绳子——我们称之为框绳。这样,高出框头的部分就有了收揽儿。

深秋,礼拜天的早晨,太阳的小红脸儿还没露出来,姐姐便带着我和哥哥出发了。生怕去晚了,树叶都被别人接走。于是大步流星地往杨树林奔去。身材矮小的我,背着个与自己身高极不相称的半大框头,不一会儿就被姐姐和哥哥落在后面。等我赶到时,他俩已经接了好几堆儿了。姐姐麻利儿地接,哥哥麻利儿地往框头里装。见我到了,就让我挣着蛇皮袋,用手掐着树叶往里装。装会儿使劲儿往下摁摁,再继续装,直到蛇皮袋再也装不下时才肯罢休。接树叶装树叶背树叶,姐姐和哥哥就都办了,带上我,与其说是为了多干点活儿,不如说是为了给在家做饭的母亲减轻负担。省得在家里围着母亲问东问西还添乱。



## 接树叶

张冬雯



等小树林里接树叶的人越来越多时,姐姐和哥哥框里已经装满了树叶,框头上面还用框绳勒好蛇皮袋。只有我的框头里象征性地装了些树叶。

回家时,他俩再也不像来时走得那么快了,尽量跟我齐着走,不小心落下我,就停下来等一等。因为不必抢树叶,心里也就不那么着急了。途中有说有笑,因为心情好,框里哪怕多了些树叶,感觉“哐哐”得也不那么厉害了,框头坎屁股也不怎么疼了。要在平时,大我三岁的哥哥才不会带上我这个“小尾巴儿”,每次都趁我不注意时,偷偷溜出去玩儿。

那时,一到落叶时节,村边的杨树林里,满是接树叶的人。地里的豆子割了,争抢着去接豆叶;慈溪的苇子割了,人们又蜂拥着去接苇子叶;就连高粱割了,下面的根儿,也被人们用板锄子铲下来,打掉土背回家。

地里长的庄稼,除了花生秧和白薯秧要打成糠喂猪外,能烧的棉花柴、谷子秸、高粱秸、棒子秸、芝麻秸、麦秸、豆秸等各种作物秸秆加一起,都不够烧。这样一来,人们见到落叶就像见到宝贝一样,哪怕天再冷,路再远,也要背着框头,抄起耙子,不顾一切地赶过去。

如今,无论是操场的树叶,还是大街上的树叶,都已不再是稀罕物。旧时光如水流去,新时代日新月异。吃穿住行,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仅仅四十年,便换了人间!

